

钱谦益佚文考释*

王彦明

钱谦益(1582-1664),字受之,号牧斋,江苏常熟人。作为明末清初一学者型文人,他学识渊博,举凡经、史、子、集,无不淹贯。明亡后,因降清、反清等原因,乾隆三十四年(1769)六月,他的著作遭到禁毁。二十世纪二、三十年代,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《四部丛刊》时,虽将其《初学集》、《有学集》列入《初编》之中,仍非完帙。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,钱仲联先生着手《初学集》、《有学集》的标校。2003年,上海古籍出版社将钱先生标校的《初学集》、《有学集》及《牧斋杂著》,冠以《钱牧斋全集》之总名,编辑出版,成为研究钱谦益及明末清初文学的必备参考文献。诚如邓小军先生所言,“钱先生标校此书下了极大工夫”^①,在钱氏作品辑佚方面,成绩显著^②。其后经张晖等诸位学人的共同努力,散佚无多,片言只字,已为学人所重^③。笔者近阅明天启四年(1624)刻本《径山志》,得牧斋佚文四篇,其中尺牍一札,募缘疏三篇,《钱牧斋全集》未予收录,亦未见学人徵引,故抄录标点如下,略作考释,敬请学人指正。

一、《答宋元实》

亲丈秉铎禹航,鼓吹文事,惠顾风雅,为一时青毡之最。至于护持法门,为闻谷师唱导大作,人天眼目,则又末法所希有,恒沙诸佛,所共赞叹

* 本文系周口师范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“虞山诗派佛教文学研究”(ZKNUB2013010)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① 邓小军:《周法高〈足本钱曾牧斋诗注〉书后》,《学林漫录》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139页。

② 在《钱牧斋全集》第8册《牧斋杂著》中,收录丁祖荫所辑《牧斋集补》,辑牧斋佚文39篇(《牧斋杂著》第859-907页)。钱仲联先生校勘钱谦益诗文时,“于各种刊本及各种集外、补遗等钞本外,尚有零星诗文,溢出于各本之外者”,辑有《牧斋集再补》,收牧斋诗文19题,其中《赠王子嘉》一题四首,《汉武帝论》、《一匡辨》同题分上下两篇,计24篇(首)(《牧斋杂著》第908-929页)。

③ 张晖:《钱牧斋集外评语二则》,《文学遗产》2009年第3期,第22页。张明强:《新发现钱谦益佚文考论》,《苏州大学学报》2013年第3期,第155-159页。张明强:《钱谦益集外文〈浮石禅师诸会语录序〉录考》,《文献》2014年第1期,第166-168页。

也。远承见存,深感注念,长安邸中,当先呼斗酒,为兄濯足耳。孟芳兄扇,置之案笥,另以一柄书去为致意。

按,此札见于《径山志》卷八。《径山志》共十四卷,明宋奎光辑,李烨然删定,现藏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:地732.466.77)。该志前有武林黄汝亨、新安徐文龙、汶阳李烨然诸序,均作于天启四年(1624)秋九月。径山寺为浙之名寺,唐代宗时,国一禅师法钦结庵于此,是为开山祖师,经宋至元,为禅林之冠。元末兵毁,明洪武间重建。天启四年(1624)夏,李烨然请宋奎光辑录径山文献。宋奎光遍阅藏经语录,辑历代制敕及高僧名士之序记、吟咏诗词,分列祖、制敕、序文等十七门,厘为十四卷,是为《径山志》。李烨然《径山志序》载:“今年(按:指天启四年)首夏,适余杭博士宋君来谒,询以径山去余杭几何,曰一由旬耳。因命往搜故实,凡三阅月而稿呈。首列祖,次制敕,次序文,次塔铭,又次碑记、游记及名胜等若干则,凡为帙若干卷。予为披繁理绪,考证而诠次之,又一阅月始竟。”^①

《径山志》中收录钱谦益文六篇,除《宋文宪公护法录序》、《种树记》外,其余四篇均为《钱牧斋全集》未收,当属钱谦益佚文,而非伪作,原因如下。首先,寺志编撰者及参阅者多为牧斋好友,交情颇厚,若为伪作,当识而去之。宋奎光与钱谦益同为常熟人,生活时期相近。钱陆灿《康熙常熟县志》卷二十《文苑》云:“宋奎光,字培岩。少有文誉,能古文诗词,工书法。嗜酒,善谐谑,所至谈笑风生,倾其座客。中万历壬子乡试,谒选广东龙川县,转浙江宁海县,俱以廉谨称……投簪后,修《天目》、《径山》两志。”^②《宁海县志》卷八《宦绩传》云:“宋奎光,字元实,号培岩,常熟人。万历壬子举人。博学宏识,能诗文,工书法。崇祯四年任县事,当积弛之余,葺城垣,建公廨,修邑志,期年之内,百废具举。”^③由此可知,宋奎光中万历四十年(1612)乡试,谒选广东龙川县。崇祯四年(1631),任宁海知县,与同书卷七《职官表》所载相同^④。《径山志》《参阅姓氏》中载参阅者有:“李流芳,字长蘅,嘉定人;王宇春,字季和,常熟人;李穀,字孟芳,常熟人;沈焕然,字无文,余杭人;闻启祥,字子将,钱唐人;严调御,字印持,余杭人;王道焜,字昭平,钱唐人;时载杲,字旭如,常熟人;释广来,字无从,华亭人;释超宗,字昙衍,江陵人。”^⑤上述诸人,多为牧斋好友或同乡。其中

①李烨然:《径山志序》,宋奎光辑:《径山志》卷首,明天启四年(1624)刻本。

②钱陆灿:《康熙常熟县志》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》江苏府县志辑第21册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1年,第491页上。

③王瑞成等:《宁海县志》卷八,《中国方志丛书》华中地方第215号,台北成文出版社,1975年,第749-750页。

④王瑞成等:《宁海县志》卷七,《中国方志丛书》华中地方第215号,第650页。

⑤宋奎光:《径山志·参阅姓氏》,《径山志》卷首。

李流芳为牧斋挚友,对其诗文创作观念的转变,起到重要作用。二人往来文字颇多,“《初学集》、《有学集》涉及师友的文字,李长蘅为最”^①,一为记叙二人交游及对其文学观念的影响,二为记叙二人的情谊,三为评介李氏画作^②。闻启祥也是牧斋好友,《初学集》卷三十七《邹孟阳六十序》、卷四十二《武林重修报国院记》、卷五十四《闻子将墓志铭》、《有学集》卷二十五《闻母邹太君七十序》诸文,或记交游事迹,或评诗论文,足见二人关系之密切。王宇春、李穀二人,皆为牧斋同乡。若《径山志》所收牧斋佚文为伪作,上述诸友当识而去之。且牧斋其时声名日隆,年力正强。若为伪作而不删除,他日见之,将何语以对?

其次,宋奎光编纂《径山志》,虽“三阅月而稿呈”,然材料选取非常谨慎,非“耳目经见”者宁缺勿滥。《径山志·凡例》称:“诸名公撰述序疏诗偈等,不及遍访,第据耳目经见者摄入,俟续载。”^③诗文选录以亲自闻见为主,在求全的同时又力求真实。此种态度,也反映在寺志中所收诸祖语录上,“诸祖语录,悉出自大藏,各款篇章,悉回向祖庭,俱再四印证,方敢登板。俨然佛祖心印,迥异郡县志籍。信心君子,幸无泛视,以滋罪过”^④。故《径山志》中所收牧斋文章,含书札《答宋元实》,当非伪撰。而且,除四篇佚文外,《径山志》(下称寺志本)中《种树记》、《宋文宪公护法录序》与钱仲联标校本(下称钱校本)《初学集》中文句基本相同。笔者将寺志本与钱校本对校后发现,《种树记》钱校本题为《径山种树记》,文句异处凡三:寺志本“闻谷禅师印公语其徒大缸曰”中“大缸”,钱校本作“某”;寺志本“使益书之于石”中“益”,钱校本作“某”;钱校本末署“天启四年八月记”,寺志本缺。《宋文宪公护法录序》中异文有三:寺志本“高皇帝不置相,文宪有相道焉”,钱校本作“文宪之于高皇帝,有相道焉”;寺志本“校定付梓而僭为之叙”,钱校本脱“校定付梓”四字;钱校本尾题“万历丙辰冬十有一月朔,翰林院编修虞山钱谦益谨序”,寺志本脱。综观上述六处异文:两处为人名补入,此为碑志铭文之通例,无需苛求;三处脱文,一处意同而句异,均可资校勘之用。此亦见宋奎光选文之谨慎,可为佚文非伪之佐证。

《答宋元实》之写作时间,由“长安邸中”语视之,作于牧斋在京期间。以“长安”代指京都,在牧斋诗文中较为常见。《初学集》卷八十四《题王司马手简》云“崇祯元年,余以阁讼,待罪长安”^⑤,指崇祯元年(1628)钱谦益在京因枚卜而陷入阁讼之事。《初学集》卷六十三《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萧公神道碑》云“而谦益方颂系长安,遇公之任子鸿襄、鸿靖,相与伏地

①孙之梅:《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》,山东大学出版社,2010年,第48页。

②孙之梅:《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》,第48-54页。

③宋奎光:《径山志·凡例》,《径山志》卷首。

④宋奎光:《径山志·凡例》,《径山志》卷首。

⑤钱谦益:《初学集》卷八四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3年,第1769页。

而泣。逾年释归，乃获论次公事状，书其墓隧之碑”^①，指顺治十年（1637）三月钱谦益因张汉儒诬告而被逮入京事。考牧斋之行迹，在寺志成书之前，牧斋入京共三次。一为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），牧斋北上会试不第；二为万历三十八年，牧斋北上会试，探花及第，授翰林院编修，旋丁父忧归里；三为泰昌元年（1620），牧斋还朝，天启元年（1621），陷入钱千秋科场关节，二年冬以太子中允移疾出京。前两次宋奎光尚未中乡试，故知此文当作于泰昌元年至天启二年间。

二、《题无生上人募铸铁瓦疏》

无生上人住径山之万寿寺，以行解闻于诸方。顷持锡谒余于虞山，庄严衍裕，具大人相，使人见而意清。上人发愿，欲易殿瓦以精铁，为永久计。乞余一言，以为唱导。夫大千界中，不离一念。上人愿力坚固，即兜率天宫，下移人世，亦一弹指间耳，于以铁易瓦乎何有？或谓世界依幻，盖茅镕铁，总归变坏，了无实相。不知上人一念，劫火洞然，不与大千俱坏，不应作如是戏论也。

按，此文见于《径山志》卷五。万寿寺为径山之主寺，无生上人将万寿寺之殿瓦易为铁瓦，为一大事。《径山志》卷五中先后收录了诸如释传如的《题无生募铸铁瓦文》，沈灌、沈演、黄汝亨、文震孟、钱谦益诸人的同题作品《题无生上人募铸铁瓦疏》、周祗的《募铸铁瓦疏》等作，或可窥见此事之盛。无生上人者，或为廓庵观公。周祗《募铸铁瓦疏》中云：“历诸兴废，不知凡几。中丞沈公，目睹颓圯，为文广募。无边海公，殫力拮据，善信响应……继此法席者，为廓庵观公，遂兴忧深虑远之思，誓愿广募贤豪，行将铸铁瓦为盖，作千年常住之计。正所谓一劳永逸，利穷算喻矣。”^②卷十二载：“（万寿寺大雄宝殿）万历戊申（1608），吴江沈中丞季文请僧无边海公，更旧向，鼎新之。未几，海公迁化，廓庵观公继之。”^③廓庵观公之主持径山大殿，系受王肯堂、沈琬、陈良模、朱大启、周祗、周宗建、于玉立、沈正宗、贺烺等人邀请。王肯堂《请廓庵观公住持径山大殿启》云：“老人庵尔，一朝西逝，浩功未竟，善继唯贤。不腆香仪，载摅惓素，统薪老师，俯陟总持之位；垂手入鄮，永绥群望之情。调心和俗，结未了之公案，焕末后之庄严。”^④

三、《化城寺迎佛饭僧募缘疏》

藏经之以书本行也，自紫柏道人始也。其自清凉而之径山，以其便于刻也。自径山而之化城，则以其便于藏也。化城之名，起于宋赐御书二字，

^①钱谦益：《初学集》卷六三，第1486页。

^②周祗：《募铁瓦疏》，《径山志》卷五。

^③宋奎光：《径山志》卷十二。

^④王肯堂：《请廓庵观公住持径山大殿启》，《径山志》卷八。

遂为寺额。毁于元而兴于明,后稍稍湮废矣。澹居铠公暨诸金汤,案故而克复之,筑垣构屋其中,鸠工藏板,各有其所。于是焕然重为名利刹,而海内称弘法之区,无化城匹矣。法具矣,不可无佛。适有比丘慈门,造大像一于虞山之麓,思为室以居之,而度不能办也,遂举而归之铠公,而化城于是不患无佛矣。佛具矣,不可无僧。包腰行脚者,朝夕过化城,安所取饘粥焉?铠公乃乞粟四方以给之,而化城于是不患无僧矣。佛、法、僧三宝具,则是化城也,即谓之宝所可矣!嗟夫!事以时兴,时以缘会。道法之有显晦,犹寒暑之有进退,果实之有生熟,不可强也。自世尊说经,庆喜结集,垂千年而入震旦,圣僧辈出,易梵为华,而经始便于诵说。又数百年而有镂板,以传印代书写,而经始便于流布。又数百年至今,复以书本代卷帙,而经始便于印造,便于蓄贮。从源溯流,愈变愈巧,愈简愈妙,紫柏之利益群生,岂有量哉。然刻藏之功,必待化城而后毕;化城之美,必待迎佛饭僧而后备。则地利、天时、人事,固有相须而成者。故愚谓铠公斯举也,于过去世必有希有奇特之因,于见在世即为希有奇特之缘,于未来世必有希有奇特之果。凡捐施费米乃至一钱一粒之微,与夫随喜劝导一笔一舌之劳,皆当于龙华会上历历证盟,功不唐捐也。愿我善信闻且见者,作希有想,作奇特想,如趋晨市,如赴选场,庶不虚度此福田也。

按,钱谦益此文见《径山志》卷五。化城寺系径山寺下院,始于宋佛日禅师所创接待寺。入明后,渐次夷凌,寺田被浸。先有冯梦禎与密藏道开谋兴复化城寺,其后万历三十九年(1611),吴用先、澹居法铠、王中泉、黄汝亨诸人,力图兴复,“虽未尽复旧址,从此诛茅建刹,亦庶几可观矣”^①。与径山寺相比,“化城踞径山之东麓,去双溪数里,地坦平无云雾,即便藏板而输工力,事事皆宜”^②,“刻藏之役,兹功已过半,缘成或有日矣。乃谋藏板善地,卜及化城”^③。故化城兴复后,即为《嘉兴藏》后期刊刻之重地。然兴复之业,诚非易事。若为名利宝所,佛、法、僧三者皆不可少。钱谦益此文,是为化城寺迎佛饭僧募缘。文中提及的铠公,即澹居法铠,俗姓赵,江阴人,为紫柏真可法嗣,慈门德公之师,钱谦益方外友人,憨山德清《径山化城寺澹居铠公塔铭》记其生平颇详^④。《初学集》卷八十一《化城寺重建大殿疏》系其受吴用先之托而作,云:“铠公草昧伊始,规画方新,誓将大建法幢,重构宝殿,忽焉顺寂,时不待人。其法嗣曰慈门德公,念本师之云亡,慨坠言之犹在。矢志绍述,努力经营。”^⑤记澹居法铠兴复化城寺之功,支持德公继承师志,持续规划营治之事,与此文主旨相同。比丘慈门,即

①吴用先:《题重兴化城接待寺疏》,《径山志》卷四。

②冯梦禎:《议复化城缘引》,《径山志》卷四。

③吴用先:《题重兴化城接待寺疏》,《径山志》卷四。

④憨山德清:《憨山老人梦游集》卷二九,《新编弘续藏经》第127册,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1994年,第617-619页。

⑤钱谦益:《化城寺重建大殿疏》,《初学集》卷八一,第1721页。

慈门德公,俗姓钱氏,钱谦益之族侄。吴用先《答钱太史》称“弟徼有天幸,获侍令侄”^①,钱谦益《化城寺重建大殿疏》中亦云:“吴公(即吴用先)乃自薊门谄书某曰:吾子德公之族侄,而铠公之雅游也。”^②《初学集》卷八十一有《慈门上人书〈华严经〉偈》一文,即为慈门德公所作。因澹居法铠卒于“天启辛酉(1621)十二月十三日”^③,故此文当作于此,系钱谦益早期之作。

四、《题径山下院安乐寺重建禅堂疏》

武林自云栖出世,精蓝宝坊,梵呗相闻,俨如极乐国土,余杭独育焉无闻。元实、印持二君,乃能夺安乐古刹于魔波旬之手,化火聚为清凉,变屠肆为佛土,此末法中甚难希有之事也。尘沙诸佛所共赞叹,凡我同人,有不转相告语成此胜因者耶?无畏禅师,呐呐如不出口,然机缘所感,当使木马夜鸣,西方日出,无待沿门持钵也。

按,此文见《径山志》卷五。安乐寺为径山寺下院,“在县东南三里安乐山之阳,旧名庆善院,晋天福二年,风穴沼禅师开山”^④。北宋治平二年(1065),改名善法寺,元末毁于战乱。明初重建,后再废。天启二年(1622),“余杭严调御辈,请云栖僧大顺恢复。昆山王在公、常熟钱谦益、宋奎光、王宇春、李穀辈因为倡募,重建禅堂。复礼请僧大林为首座,期复风穴之旧焉”^⑤。严调御者,即严印持,余杭人,钱谦益好友。《初学集》卷三十三有《严印持废翁诗稿序》、《琴述叙》诸篇,系为严氏作品所作之序。崇祯七年(1634),应严印持之请,牧斋作《武林重修报国院记》。严氏兴复安乐寺,所请撰写募缘疏文者,多为常熟人。钱谦益其时文名已显,兼与严氏交好,故安乐寺之成,得力于常熟檀越者尤多。据《径山志》卷十一载,为安乐寺捐资之常熟人,有时载杲(字旭如)、顾大韶(字仲恭)、李穀(字孟芳)、瞿式耜(字起田,钱谦益弟子)等。钱谦益因此而被列为外护之一,《径山志》卷十一《外护》中载云:“钱谦益谕德,字受之,常熟人。撰《闻谷大师种树碑文》、《重兴下院安乐寺缘起》。”^⑥《重兴下院安乐寺缘起》,《钱牧斋全集》中未见,或为此篇之异名。其写作时间,则为天启二年(1622),严调御请僧大顺恢复安乐寺之时,系钱谦益早期之作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

①吴用先:《答钱太史》,《径山志》卷八。

②钱谦益:《化城寺重建大殿疏》,《初学集》卷八一,第1721页。

③慈山德清:《径山化城寺澹居铠公塔铭》,《慈山老人梦游集》卷二九,《新编弘治藏经》第127册,第618页。

④宋奎光:《径山志》卷十三。

⑤宋奎光:《径山志》卷十三。

⑥宋奎光:《径山志》卷十一。